

戰國豬噬人飾件

小 可



今年是己亥豬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現有「己亥說豬」展覽，展期至五月五日。展覽展出逾二十件與豬相關的文物，當中有收藏家藏品，也有該館館藏，同樣珍貴。筆者對其中一件特別感興趣，那是夢蝶軒名為「金豬噬人飾件」的藏品，製作於戰國晚期。

不少外地人喜歡香港的原因之一，是香港這個國際城市，一千一百〇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佔了四分之一仍然是郊野。彈丸之地，竟有着群山巔峰、草地密林等無數宜人風光。那麼，此地有野豬出沒也就並不奇怪，但牠們向來少襲民居，近日竟從密林走到民居附近，翻垃圾桶找食物有之、咬傷人有之，原來有人給野豬餵飼，改變了牠們的飲食習慣。有愛護動物人士反對獵殺野豬，而曾遭野豬騷擾的人卻認為安全不保。野豬與人能否共存？在中大文物館看到豬文物，了解一下人豬相處的歷史，感覺很有意思。

早在四千萬年前就有豬的存在，化石顯示豬常在森林和沼澤活動，豬很早已被人類馴服。家豬可能來自亞歐兩洲，數千年前的中國社會，豬已佔有很重要的位置，是古代中國人重要的經濟來源，豬肉對人有食用價值。豬不挑食，豬也可以給農田提供肥料。

農耕社會愛溫馴家豬，北方偏遠外族匈奴卻喜愛野豬。野豬獠牙外露，可作武器，也可挖地。斯基泰藝術有野豬紋金飾，展覽中的「金豬噬人飾件」，顯示一頭野豬正在咬人，豬後面被另一人纏着，反映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搏鬥，對匈奴

猛力搏精神
作者供圖



生活還需靠自己

陳紓婕



最近，網絡上有一句頗為火熱的話：「原生家庭欠你的，你要自己找回來。」引發這句話，又或者說通常伴隨這句話被轉發的內容，就是近期熱播的電視劇《都挺好》。這部改編自阿耐同名小說，由正午陽光製作的電視劇可以說是近來的熱門討論點，而由它衍生出來的關於家庭倫理的討論更是不絕於耳。我懷着好奇心看了《都挺好》的前三集，最深的感受只有扎心二字。這個故事很現實，我看了網絡評論區裏有很多留言者的家庭都是固執保守，思想落後，女生不被重視，不能讀書，甚至要打工供家中的哥哥或者弟弟生活……

當然也會有很多人理解，因為他們身處的環境和家庭完全讓他們看不到半點這樣的影子。然而，林子大了自然什麼鳥都有，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文中所說那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相信，生活中，像蘇明玉一家這樣現實的家庭恐怕並不是少數。尤其是一些重男輕女現象嚴重的落後地區，有些父母就是固執保守，思想落後，女生不被重視，不能讀書，甚至要打工供家中的哥哥或者弟弟生活……

影視創作源於生活且又高於生活，電視劇裏的衝突自然也就更為集中，矛盾也有被刻意放大的意味存在，但這一切都是想引起觀者的感慨和共鳴罷了：劇中的蘇父自私且窩囊，大哥蘇明哲愚孝，二哥蘇明成「啃老」，只有小妹蘇明玉是唯一的受氣包，而這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在於蘇母的偏心和重男輕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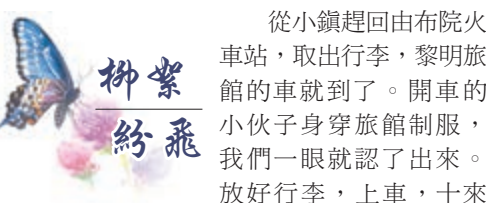
那麼，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父

勇士來說，這是力的考驗，代表勇猛。

中國古代社會有與豬相關的佛教神靈故事，起初源於古印度婆羅門教，說豬是一個名為摩利支，又名摩利支菩薩或摩利支天的天神，故事在六朝時傳入中國。摩利支騎着金色豬，受群豬圍繞。後來，道教也談及豬。職業畫家鄭重的長絹水墨畫《白描摩利支天手卷》，也在「己亥說豬」展覽上出現，畫作來自崇禎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年）。鄭重以繪釋道題材的畫作傳世。清代嶺南畫派代表畫家居廉的《豬頭和尚》，描繪一名和尚懷懷大吃豬肉。有學者認為，居廉居於對外通商的廣東地區，思想開放，有此畫作，是想說明人不妨衝破傳統框框，和尚吃肉也無不可。

「豬」字最初出現於戰國晚期的秦簡中，有學者認為初時應是口語，東漢以後才成為書面語。「家」字由「宀」和「豕」組成，東漢時有「灰陶屋」文物，有豬在屋中，正是「家」的最好詮釋。另外，人們常見的「豚」字，由「豕」加「肉月」組成，是謂「肉豬」或「小豬」。古時養豬可以致富，豬的別稱有「烏金」，把豬與金相提並論，可見豬何等重要。漢代也有玉豬文物，那是用刀在玉石上刻上豬形狀。

唐玄奘取經的故事最初並沒有豬八戒，這個形象大約在元代後才開始進入《西遊記》中。豬八戒懶惰、好色、愚笨，但對唐僧忠心。豬在古人心中既是很好的肉食，也是可愛的動物，更與天神扯上關係。中國藝術講求「形神兼備」，道釋二家重視「天人合一」。觀豬文物展覽，談古論今，人與豬的關係將如何發展，對港人應是個好課題。



從小鎮趕回由布院火車站，取出行李，黎明旅館的車就到了。開車的小伙子身穿旅館制服，我們一眼就認了出來。放好行李，上車，十來分鐘的車程，上了坡又下坡，最後在一個半山腰停下來，到了，旅館藏身於寧靜清幽的山間。進旅館之前，我們按吩咐換鞋，記住自己的鞋櫃號碼。在登記處領房卡，預約早餐時間、晚餐時間、第二天下山的用車時間，時間精確到以分鐘計算。

在網上訂房時，我們已經按要求做了一些選擇，好比說要和式房間還是洋式房間；房間帶湯池還是不帶湯池；一泊一食、一泊二食還是一泊三食。和式房間沒有床，睡榻榻米；洋式房間就是我們說的標準間或三人間；帶不帶湯池則是指房間裏是否有溫泉池；一泊一食指住一晚連帶早餐，一泊二食指住一晚連帶早晚餐，一泊三食指住一晚連帶早午晚三餐。以此類推的二泊三泊四泊，當然就是指住二晚或三晚或四晚。

我們只住一晚，選和式房間，不帶湯池，



《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欄目「且說讀書」（By the Book），每周請一名作家回答問題，讓讀者知道他們在讀什麼書，讀過什麼書，喜歡哪些作家、哪些作品，還有讀書方式和讀書心得。筆者瀏覽了近一年半以來八十餘名作家的「答問」，不妨稍加歸納，以饗讀者。

「且說讀書」的第一個問題總是：「你的床頭櫃現在放着什麼書？」「床頭櫃」的英文是「night stand」，這也就是問你晚上睡覺前讀些什麼書。幾乎無人回答說「晚上不讀書」，看來，白天忙着做事、寫作，晚間讀書已成了許多人的習慣。筆者開始以為他們的回答會比較相近，會離不開那些已上了暢銷榜的虛構或非虛構作品。其實不然，他們床頭櫃上的書，「古今美外」，應有盡有，而且往往不止一本。

女作家格萊琴·茹賓（Gretchen Rubin）的床頭櫃上放了十多本書，其中包括威拉·凱瑟（Willa Cather）的《我的安東尼姬》（My Antonia）（一九一八），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一八八三）。她說，她喜歡重讀一些好書，所以有些書在床頭櫃上放得比較久，如《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作品精選集》（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二〇〇〇），還有愛默生的重要演說詞、散文和詩歌。

當紅作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比誰都長。他在床邊只放了兩本書：美國圖書館版的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散文集》（Collected Essays）和《早期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Early Novels and Stories）（一九六五）。他說，中學畢業後他一直沒有好好讀鮑德溫的書，可現在他讀得「高興，敬畏，羨慕」。他認為鮑德溫是一個非凡作家，小說和散文都寫得出色。他說：「我把他置於美國二十世紀偉大作家之列，不僅因為他的英勇無畏，不僅因為他的豐富感情（從達到沸點的憤怒到最高雅的溫柔），而且因為其寫作本身的高水平，文筆的盡善盡美。我把鮑德溫的散文視為『美國經典』，像梭羅一樣『經典』，他的最佳作品完全可以與梭羅的最佳作品媲美。奇妙的是，一年多前，我就把這兩本書讀完了，可它們仍在我的床頭櫃上。我

說不清為什麼，我就是還放在那兒。它們讓我感到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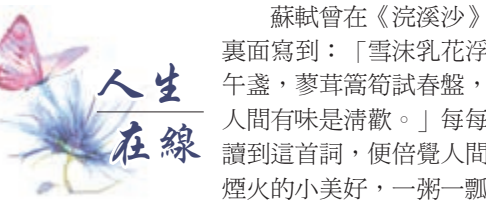
另有多人都表示喜歡鮑德溫這位黑人作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代言人。記者、作家大衛·格蘭（David Grann）的床頭櫃上也放着鮑德溫的散文集。小說家哈里·庫恩祖（Hari Kunzru）在回答「你最近讀了哪一部名著？」時說：「鑒於政治現狀，就像許多人一樣，我在重讀鮑德溫，讀他的散文集《下次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一九六三）。」他所說的「政治現狀」顯然指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府的混亂狀態。在回答「你邀請誰（健在的或已故者）參加你的文學晚宴」這個問題時，作家、政治評論家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和前國會圖書館長卡拉·海登（Carla Hayden）都說要邀請已故的鮑德溫。海耶斯知道鮑德溫是個「no-brainer」——個不需動腦筋就可請來的人，也知道他有煙癮，故表示要讓他在室內抽，而不必在晚上到黑乎乎的戶外去抽。

人們讀書往往有不同的選擇，對當代作家及其作品，儘管其中有的上了暢銷榜，有的得了獎，也不一定都能成為大家的共同選擇。筆者發現，無論是「床頭櫃上的書」，或「您最喜歡的書」，能提到這八十餘人較多提名的，為數不多，這也說明美國出的書多，興趣不同的讀者都有很大選擇餘地。

有兩本書被提到較多，一個是科爾森·蘇特曾在《浣溪沙》裏面寫到：「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每讀到這首詞，便覺覺人間煙火的小美好，一粥一瓢飲也會流淌出滿滿的詩意。都說人間有味是清歡，這卻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隨先生回到台北的當天晚上已是深夜，途中先生看到涼麵舖隱隱約約還閃着暖暖的光，便立馬下決定下計程車去買了兩盒涼麵。這個最有遊歷感的味道，每每回來都是必點無疑的——先生說，這有他記憶裏的味道。而我，在與先生這個台灣人結婚的這些年裏，飲食口味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變化。

隔天清晨還沒看早間新聞，便迫不及待地樓下去買了鹹豆漿和蛋餅還有烤多士。這個是



溫泉旅館很溫馨

小 冰

一泊二食。住和式房是爲了圖個稀奇，找一找那些日本人過日子的感覺；不帶湯池是爲了省錢，再說，用酒店的公用湯池泡湯，還可以看到他們是怎樣泡的。旅館小規模，十二個房間，房間除了有編號，還被賦予一個個好聽的名字。我們的房間叫「櫻島」，剛好是到鹿兒島以後去過的第一個景點名字。

服務生帶我們進房間。房間空蕩蕩的，中央是一張矮矮的方桌和三把椅子。桌上的水杯兩個粉紅色一個藍色，按住客的性別而安排，另有一個糖果盒，裏面裝了他們自己的特色糖果，「無料」「免費」的。三把椅子的長相有點奇怪，只有坐板和靠背板，沒有椅子腳，你必須彎腰蹲下來，才坐得上去。「這麼矮的椅子，就算搭配合理，也不一定坐得舒服。」我是這樣認為的。

沒有床，卧具也沒有，服務員也沒有交代，這件事情令我感到蹊蹺。衛生間的馬桶是智能的，加熱功能和沖洗功能齊全，據說內地部分家庭也用這個檔次了。

服務生還介紹了哪些是有料哪些是無料，又講解怎樣穿和式浴袍，她叮囑我們：「你們可以穿着浴袍在酒店內走動，例如去餐廳吃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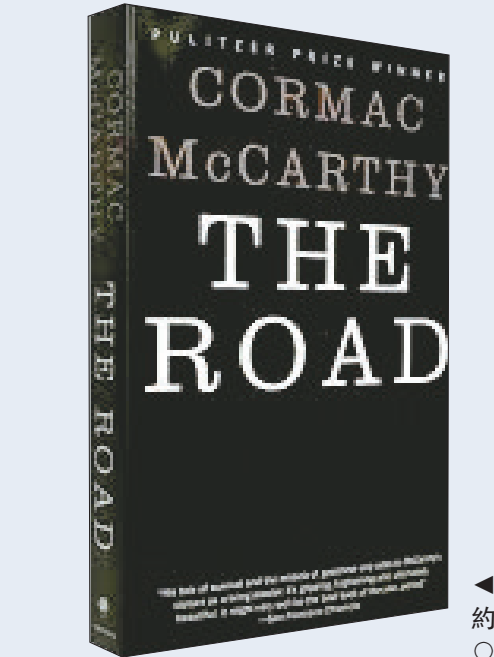
，去湯池泡湯。」她講解得很仔細，還比手劃腳地反覆說，好像生怕我們沒有見識，生怕我們想穿浴袍又不知道怎樣穿。其實她講的有些知識我們已經具備了，因此我在聽的時候難免分心，基本明白就可以了。又因為，她的語言要經過Joy翻譯，即便我似懂非懂也不成問題，反正有人懂。

服務員倒不是處處都滿臉堆笑，不過他們的熱情時時滿溢，感情確實發自內心，只要有機會，就不厭其煩地向你解釋，讓你感到賓至如歸。當時我還想，其實也可以留點空間讓我們自己摸索，例如浴袍怎麼穿，房間的電視上要怎樣播放，我們看得懂，知道他們都那樣穿。

房間與陽台之間隔着一扇方格子的紙門。日式建築的室內隔牆，大多用紙門，這一點源自中國唐朝的建築風格。我輕輕摸一摸紙門，很薄，感覺一不小心就會捅破，便提醒他倆：「要小心喲！」「當然啦！把我們當不懂事的小孩兒呀？」Joy回說。此時我飛快地回憶，自己是哪個階段知道「愛護公物」這個詞彙的呢？又想，我們的祖先唐朝人，一定都是謹小慎微地行事。

美國作家談讀書

陳 安



◀▲科馬克·麥卡錫的《路》被列為《紐約時報》近十年內百部最佳圖書之一，二〇〇九年拍成電影 資料圖片

懷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的《地下交通網》（The Underground Railroad）（二〇一六），講述十九世紀佐治亞種植園的兩個奴隸如何通過營救逃奴的秘密路線贏得自由，榮獲國家圖書獎和普立茲獎。

另一個是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的《路》（The Road）（二〇〇六），描寫一對父子的一段艱難的求生旅途，即使在飢寒交迫、死亡威脅的厄境中，他們也秉持着人的良知和善心，榮獲普立茲小說獎和英國詹姆斯·泰特·布萊克虛構作品獎，《紐約時報》將之列入近十年內一百部最佳圖書，二〇〇九年拍成電影。

在回答「哪位健在小說家你最羨慕？」這個問題時，作家納撒尼爾·菲爾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說，他曾羨慕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安妮·泰勒（Anne Tyler），然後，「我發現了科馬克·麥卡錫——我們一代人的真正的文學『壞蛋』，他的美國歷史觀，他眼中的不無暴力的淒清荒野，使我相信，這就是我想返回的往昔。」他所說的「壞蛋」——badass，在美國俚語中其實指的是一種堅定而不妥協的人。「最近哪一本書把你感動得哭了？」對這個問題，作家塞巴斯蒂安·榮格（Sebastian Junger）回答說：「科馬克·麥卡錫的《路》，讀到結尾時，我哭了。」他也喜歡麥卡錫的另一部力作——半自傳體小說《薩特里》（Suttree）（一九七九）。（上）

人間有味是清歡

舍 予

台北人最愛吃的早餐之一，也是最具備古早味的一道美食。也許，台灣的吃文化是赫赫有名，的但不是隱匿在喧鬧的夜市，而是飄散在安靜的巷弄，抑或是擺在尋常人家的餐桌上。

婆婆是個名副其實的廚藝達人，她做的每一道菜都堪比大廚的作品。天南海北的做法她都瞭若指掌，早些年也正是這個技藝陪伴着她熬過了最黑暗最絕望的日子。全家人都愛吃她做的菜，連寶寶都顯得沒有在平時那麼挑食了，當婆婆端着那一鍋熱氣騰騰的豬腳麵端上來的時候，氤氳的香氣在整間屋子彌散開來，我瞬間嗅到了人間煙火的滋味。醬色飽滿的豬腳顯得特別的Q彈，鹹甜適宜，入口即化，一點兒都不覺肥膩。全家人圍在一起邊吃麵，邊看着電視裏的新聞節目甚是熱鬧。

都說，人間有味是清歡，重點不在於「清」，而在於「歡」。我與先生一家可以從國際時事

，到社會現狀，各抒己見，無論是批判，還是感慨，都相談甚歡，我想，這或許就是團圓的意義所在吧，即便這只是一種平平淡淡的小確幸。那看不見的親情紐帶，將彼此的心緊緊地綁在了一起，然後再各赴天涯各自安好。即使跨越海峽兩岸，依然能夠感受到家的溫度。

林清玄在《心的菩提》中，把「清歡」說成「清淡的歡愉」，我是贊同的——人世間最為真切的不是大喜大悲，而是那些看似寡味，實則真切的「清淡的歡愉」。總覺得他的說法像個獨特的詩人，還有些許的禪意。在追名逐利的當下，「清淡的歡愉」似乎在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此刻提筆回憶這段年前在台北的時光，讓我恍然領悟到或許在紅塵裏做一個佛系中年並非易事。但生活往往本質就是如此，反璞歸真的人間煙火也是一種莫大的幸福。